

贾心惠：人生七十还追梦

文 / 田二文

他是一位土家族农民，而且是一个半文盲，但他硬是在古稀之年写出了一本厚厚的书，通过自己的人生传记，反映出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之下的农村基层老党员对党以及党的民族政策的那份深厚感情。与贾心惠接触，了解到他的故事后，不由想起歌曲《从头再来》中的一句话：心若在梦就在。

1937年，贾心惠出生在保靖县比耳镇他不洞村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两岁半死了父亲，剩下孤儿寡母。母亲先是被伯父卖给寨上一贾姓富农做二房，几年后又被贾姓富农卖给龙山内溪乡一穷得叮当响的光棍汉，一生受尽凌辱。母亲贫贱。跟随母亲颠沛流离的贾心惠，同样一路受尽打骂，两次寻死未果。大约十岁左右，贾心惠回到了家住比耳廖家坡的外公家，从此跳出了“火坑”。

1950年，外公送贾心惠到乡完小读书。1959年，逢建国十周年大庆，中央要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搞一个民族地区的伟大成就展。湖南省民委要求保靖县选送一名精通本民族语言的党员（团员）土家族同志去文化宫当讲解员。县里通过几个月的精挑细选，最终

把目标锁定在了其时正在保靖县农业技术中学学习的贾心惠身上。在省民委，贾心惠与其他各地选来的少数民族代表一道培训两个多月后，7月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当讲解员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还两次参加国庆盛典，见到了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成为他一生中最高兴、最难忘的光彩。

1961年2月，他主动把留京的机会让给别人，回到家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几十年，身在农村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身为村支书，他带领村民为村里的建设和发展做了许多实事。感慨于自己的传奇人生经历，更感恩于党的深情关怀，2006年开始，贾心惠着手记起他一生的“流水账”来。

二
写书难，农民写书更难，一个年近七十岁的农民写书难上加难。

首先是文化太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堪称贾老写作时的最贴切的写照。其次是世俗的冷风。写到中途时，别人见了，打击的多，鼓励的少，说什么“你读三四年的书就能写回忆录？别人大学都不要

读了。”贾心惠并不说什么，只是在心里想：人家高玉宝还不会写字呢，不也写出了《半夜鸡叫》吗？他画一个弯弯的月亮，再画一只打鸣的公鸡。别人问他，你这是写的什么？他说，《半夜鸡叫》呀。后来不也进了小学语文教材么？

面对别人的嘲笑，贾心惠把不服气藏在心里，他要用事实说话。几个子女也劝他享享清福，写那不会被人关注的平凡人的传记做什么。他开导儿女们，“我的一生酸甜苦辣都有，是个人生的药铺。苦的，苦进阎王殿；甜的，甜进金銮殿。我没有存款，更没有金条金砖。留给你们一点关于我一生的酸甜苦辣的纸墨，为的是让你们知道父辈的苦与乐。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了我，使我这个旧社会受尽苦难的土家人，进省城，上北京。党给我培养的是讲解员、宣传员，我要把党的民族政策带来的伟大成就宣传到老。”

最后是眼疾使然，由于小时候几乎天天都在哭，这样损害了他的眼睛，现在是经常流眼泪，结果每天写不上多长时间就得停下来。有时他又会因为回忆旧社会的苦难而伤

心长哭，写不下去。一路停停打打。

2007年底，历经两年的怀胎孕育，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贾心惠的长篇传记文学《阿比的梦》（阿比系土家语，意为“小老弟”。在省民委学习及北京工作期间，因年纪最小，同事们常称呼贾心惠“阿比”）。虽非名人传记，但该书打动了不少读者的心。一位作家对他说，“你写得太真实感动了。您写旧社会的苦，就只选取那么几个片断，但是却看得我们泪水长流。写新社会新生活的幸福，也只选取那么几件事情，但却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写同学间的友谊，把我们完全带入了一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写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读起来把我们带入了那个火热的时代。”

三
贾心惠从小生活在土家族地区，对土家族语言滚瓜烂熟。今年年初，保靖县民族事务局把抢救整理本土土家族语言作为古籍保护工作的重头戏，计划编一本《保靖土家语大全》，并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将这项任务交给贾心惠。“早都应该这样做了，看到土话一代代失传，让人心痛呀。”见了我们，老人第一句话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忧。接受任务后，他跋山涉水，深入全县各地，上门上户找能说土家语的人士搜集资料、相互切磋。与此同时，他还“一心二用”，开始了以农村建设为题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写作。

贾心惠的故事，让我们有理由去质疑“人到中年万事休”这句俗语。进取的心，永远年轻。

“草根”警察龙老岩

石林晖

那时候，我是政府部门里的一个刀笔小吏，刚参加工作就被县委下派到苗区去驻村社教，和老百姓“三同”。

在和普通村民同吃、同睡、同住之后不久，由于种种原因，我搬进了镇里的社教部，又和派出所的警察很快“三同”起来。

社教部设在镇政府里，与派出所仅一墙之隔。那时候，派出所事少，人员也不多，就所长、治安员、户籍员三个。所里的治安员龙老岩五十岁光景，个子不高但敦实，讲话半苗半客音重，保持了太多苗区警察的“草根”特质。为此，我们超越年龄界限，彼此投缘，他还把我高看一等，当“那勾”（苗语：兄弟）喊呢。

“那勾，跟我到园圃掐韭菜去！”一天上午，我被龙老岩喊住。今天是逢场天，他这天格外忙。“掐韭菜”是我们的暗语，就是到农贸市场抓扒手。

小镇偏僻，民风醇厚，连扒手也讲究“温良恭俭让”，只要你拢边把巴掌搯到他肩上，他会心知肚明，乖乖跟你到派出所去。

等把扒手处理完后，天也快黑了，龙老岩过来喊我。因为他买了一些牛杂下水在房间里办吃喝，讲是要答谢我帮忙，实际上是要我陪他喝酒。

酒是本地土法酿的包谷烧，苦酒。火锅倒是蛮有讲究：铁砂锅、木炭火，蒜、姜、花椒、八角、油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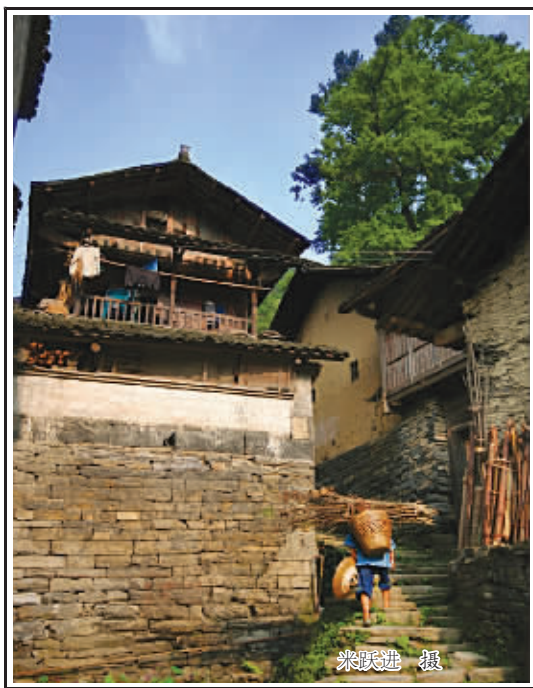
“阿sir！听讲你苗歌唱得好？”我喝了点酒就起性，想闹场子。

“莫讲鬼话！”
“我听到的，你半夜睡不着，就在哎哟哎哟唱苗歌。”其实，龙老岩白天也常哼苗歌，只是没人听懂，误认为是讲酒话。

“你听到了？嗯，那勾，你有文化有上进心我喜欢，我给你乱编一段吧。”他放下酒碗，点上烟，咧开嘴巴唱起来：

哎……
我从来没过学堂
不晓得学堂往哪走
天天上山做工夫
打柴放牛几茶坝（苗语：忙不赢）
要我唱歌我不会啊唱
和你相比啊我文化低
都讲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祖国才有接班人
……

秋后，打完谷子，我驻点村要修路，我也忙了，



米跃进 摄

吃住在工地。一天，村支书气急败坏跑过来跟我讲，龙老岩快死了。

我吓了一跳：“哪个龙老岩？”

村支书歇口气才细讲：“是我们村的龙老岩，他的婆娘被矿山的下江佬拐跑了，一时想不开，喝了钾铵磷，现在倒在我屋门坎弹冷脚。”

我回过神来，忙丢下挖锄，跑去喊派出所的龙老岩。龙老岩来时，那个龙老岩还有一口气。等龙老岩抱起他时，他一口长气吐出来，脑壳就歪一边了。龙老岩慌了，对他大喊：“那勾！那勾！你搞哪样啊！”见喊不醒，龙老岩把他背起来，讲：“那勾！我背你回家！”

寨子上的老人、妇女很快用柴草树桩岩头把路堵死了。老人们叽哩咕咚地讲：这种死法的人，经过哪家哪家晦气，八辈子倒霉难翻身。龙老岩在支书院坝上转了一圈，找不到出口，只好背起死人绕到屋后，穿过竹林刺窟窿，滚到一丘泥水田里，两个浑身上下都是烂泥巴。龙老岩又把泥巴死人背起，嘴巴还在喃喃地讲：“那勾，我们一起回家……”他把那死人背到一丘干田，实在背不动了，才把死人放倒，自己也四肢八叉倒在旁边。

社教搞完后，我回到原单位做了两年文书。后来公安局招警，我考起了，当一个不起眼的文职警察。到公安局朝九晚五上班一段时间后，我突然想到怎么一直没见龙老岩来过。同事们给我讲，去年他得脑溢血，现在只能走碎碎步，下楼都要人扶。

我猛然产生去看龙老岩的冲动。

我见到龙老岩时，他正坐在派出所值班室的长椅上。他想站起来，被我扶下，只好讪然一笑，讲：“那勾，我难了，残废了。”

我不知道讲什么好。所长接过去话，讲：“老龙倔得很，我想帮他去办病退手续，他硬不让，还从楼上搬到楼脚值班室旁边住，守着电话，拄着拐棍接待群众来访。看到他这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啊？”

我还是不知道讲什么好，鼻子酸酸的，眼睛湿湿的。

吴海青，40出头，衣着朴实，话语不多，从斯文的外表很难看出他是一个资产好几千万的矿业老板，而且还是注册资金2000万元的花垣青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说起他，当地老百姓总要竖起大拇指，不是羡慕他的钱财，而是夸赞这位苗家汉子重情重义的家乡感情。

从1998年开始，吴海青就上山打矿，积累了原始资金。2001年6月，他看准采矿行业的利润，建起了一家日处理100吨矿石的选矿厂，收入颇丰，转眼之间，成为远近闻名的矿业老板。但是与别的老板不一样，吴海青依然保持了一个农民的朴素品质，吃饭，不上大饭店，穿着，不讲大牌子，为人亲和，处事低调，并且时刻惦记着身边乡亲们的生活和家乡的发展。道二乡缺水，特别是紫霞村和辽洞村水源紧缺，土地贫瘠，人平年收入不到2000元，受自然条件约束，当地农户缺吃少穿。吴海青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意识到，农村要发展，农民要增收，必须走农村产业富民之路，让农民有一份产业，有一份收入。

2004年，吴海青从炙手可热的矿业开发中另辟蹊径，带领公司一班子人在稳定矿业开发的同时，在花垣县道二乡的道二村以及辽洞、紫霞、者仁等四村的结合部租用了1408亩、租用期为27年的坡地，建立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基地，成立了青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走“以矿哺农，以业富农”的战略发展路子。公司开发特色产业，兴办了与果园、蔬菜基地相配套的10万羽蛋鸡养殖场以及年产10000吨饲料、年处理10000吨鸡粪加工生产线。目前公司已到位蛋鸡2万羽，日均产鸡蛋13000枚。定植以南方高抗为主的优质葡萄800亩，桃木、香枣以及杨梅等杂果600亩。

为了带动当地的农民，让他们有一份稳定的产业，吴海青的青梅公司与四个村的农户签约种植葡萄近3000亩，实现定单生产，使四村的农民都有了稳定的收入。并且，对于租地的农户除每年付200公斤粮食外，还优先解决租地农户就业。对于邻近村落的残疾人，吴海青则大开就业绿灯，将紫霞村吴绍华等残疾人直接安排进基地工作。在吴海青的基地里，每人每月平均劳务工资达600元以上，年收入上万元，解决了附近村寨400多农民的就业。辽洞村农户石肠辉感叹道：“以前就只是种地，农闲时打点杂工，一家6口过得紧紧巴巴，儿女上学根本拿不出一分钱。现在好了，公司负责给蛋鸡打料，每月收入1400元，爱人在公司养鸡每月收入900元，加上公司租地每年约6000元的补偿，真正是脱贫致富了！”

与此同时，在支持新农村建设和公益事业方面，吴海青更是显得毫不含糊，他先后资助两万元，用于辽洞村、紫霞村进村公路和道二村村部建设。辽洞村、紫霞村村民们的生活用水困难，他投资18万元打了一口112米深的水井，并将水管安装到村寨，将机井的水无偿供应给村民，解决了3个自然寨350人饮水难题。

吴海青以矿哺农、以业富农，带动了更多的苗乡群众走上了增收致富的路子。对于大家的好评和赞许，吴海青坦然一笑说：“自己有条件就多出力，我也是农民，只想大家都过得好点。”吴海青告诉记者，今年基地内还将把葡萄改植增加到1200亩，建成冷藏保鲜库和年产3000吨优质葡萄酒生产线，让当地农民的葡萄产业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一个企业家的「农民情结」

本报记者 吴亮
通讯员 龙科



“边城杯”走近警察征文